

人,都要老。这不,我已经老了。我怎么忽地一下子就老了呢?简直一个谜,一个幽默,一个“恶搞”。但反正老了。所以,老不是问题。问题是如何老。也就是说,老不重要,如何老才重要。那么,到底如何老才是正确的老法呢?

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以长篇小说《失乐园》闻名,他还有一本书,名为《优雅老去》,就是以漫谈、趣谈的形式告诉人们怎么老才算优雅地老去——优雅的心态、优雅的姿态、优雅的生态。他在书中称老年为“熟年”。

应该说,当今社会,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,一眼看去能让人想起优雅两个字的,人实在为数不多。所见所闻,有人气指颐使,有人财大气粗,有人唯唯诺诺,有人叽叽歪歪,简直是优雅的对立面。自不待言,优雅是最感人的风姿举止、最动人的美学景观。

老了,头发自然变白。“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故有“白发一族”之称。而渡边先生巧妙改一个字:“白金一族”。加上头发刚开始变白的五十岁“后备军”,一并称之为“白金人生”。那么到底如

如何老去

林少华

何优雅地度过“白金人生”、优雅老去呢?书中开了几副处方。如心中要有爱,爱到一百岁;要成为积极的感觉迟钝的“钝感人”;要不断欢呼雀跃,不断远离“失用性萎缩”;要穿得花枝招展或潇洒时尚,“外在力,就是生产力”……

另有一段话特别耐人寻味:“不被世俗左右,充满好奇心,追求人生所爱,不惜赞美他人,不忘自赏自爱,优雅洒脱有点坏。”“有点坏”,必须承认,里面多少有点老不正经的意味。渡边先生认为老不正经不仅能改变自己,而且能刺激消费,拉动GDP。

不过以我浅见,熟年也罢,生年也好,或者老年也好,青年也罢,和平发展安详稳定是硬道理。否则,无论如何都用不上优雅二字。就总体而言,我也有些觉得《优雅老去》中的优雅形迹可疑,甚至有《失乐园》的流风遗韵。莫非日本人理解的优雅都是这个样子



秋声 (中国画) 李知弥

雾霭漫过富春江

柴惠琴

富春江的雾起来了,漫过江滨西大道。深夜11点,我开车经过,一路上江雾飘忽,时而浓得遮掩了路边的灯光,时而清清爽爽,像平常那样。

雨适时下起来,由远及近,还有我喜欢听的声音。这个白天,也下过几场雨。昨天,我还遭遇了一场太阳雨。我们一行人顶着大雨去看富春江。村庄在雨水的滤镜下,比平常更柔和,而富春江上烟雨迷蒙,对面的桐洲岛果然是山水画的意境。雨还没停,太阳已经出来了,枫杨树的叶片仿佛半透明。开车,沿着江边绿道走不一会,就看见雾霭从江面上升起来,连忙喊停车,三两步的路,打开相机,雾却是瞬间消散了。好的风景,常常可遇不可求。等再上车,又看见一截彩虹,从东边的天空上挂下来,很快就隐没在村庄里。

编者按:城市离不开消费,消费也成每个人面临的功课。贵的未必是好的;接受与排拒AA制;如何看待营业员的推销;月头与月末之歌;最大的投资与最小的开支……读他人的消费经,念自己的消费课。城市人的交流在有趣中招展,不变的是爱生活的热情。

“噼啪!”一颗栗子爆裂了,大家顿时退出两三米外。接着响起了更多爆裂的声音,迸出来的东西溅到了隔壁柜台的营业员身上,她穿着工作服,倒是不怕。为了等这锅栗子,大家已排了蛮长时间,这会儿闻到炒栗子的香味,虽不敢接近,但都颇有些兴奋。这是长春食品店今年第一炉栗子,因为之前店内在装修,直到国庆节才开第一炉。

糖炒栗子,是我每年秋天最喜欢的零食,今年却每每空手而归。单位附近有一家上海老牌栗子专卖店,下班时去买,总说卖完了。国庆节的第一天去,大门紧锁,门上贴着张小小的纸,草草写着“节日休息”几个字。只能去“长

这次游欧,路过了英国一个平凡但闻名全球的小镇,叫格雷特纳·格林。它坐落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,是公认的地球上最著名的婚礼场地之一——这到底是啥名目?原来这里还真有故事,影响已逾两百多年了。据古英格蘭婚俗较

铁匠证婚婚似铁

海龙

粗犷,盛行抢亲或买卖婚姻,势大者为王。可是十八世纪50年代颁布的新法律婚龄必须21岁且得到父母同意、在教堂结婚。这新法极大限制了年轻人。但跟英格兰交界的苏格兰却不循此法,它仍然依照16岁即可自由结婚的古俗。

话说1754年的某个冬夜,一对年轻恋人凄惶奔逃在乡间小路。他俩是贵族表兄妹,自小青梅竹马,但海誓山盟的青涩爱恋不受长辈认可,按当时新颁婚姻法规定他们不足结婚年龄,于是决定逃婚,逃往婚姻法宽松的苏格兰。可惜寒风凄厉,准备不足的青年人在这个雪夜已然身心俱疲,突然,地平线上出现一盏油灯!二人

跟踉跄跄奔到有光处,发现这是一个铁匠铺。在昏黄的铺子里,他们欣闻这已然是苏格兰的土地!但可惜现在没有教士证婚,而且后有家人追逼。善良的铁匠知悉内情后叫起熟睡的妻子马上证婚——根据苏格兰习惯法,年满十六岁有两个成年人证婚就合法。可还是遇到了技术性难题:婚书需要有宣誓台和印章。善良的铁匠想到铁砧可以作为宣誓台,而印章嘛,他看到自己刚刚锻出的马蹄铁,它不就是一个现成的钢印吗!

于是,这“铁匠牧师”夫妇在简陋的作坊里见证了后来举世闻名的砧座婚礼。等到贵族和家丁追来的时候,这对恋人已然在铁匠夫妇腾出来的寝室里成就了合法婚姻。后来,他们婚姻美满幸福持续了60多年,他们晚年带着近百位后代来这小镇感恩和回顾当年铁匠证婚的奇迹。那时正好是英国如日中天的好日子,其后更赶上了维多利亚时代,这个故事随着英语流行而广泛传播到整个英联邦世界。从此,每年从世界各地到这个小镇来庆祝婚姻、补

想,人的幸福感,其实并不昂贵,一袋栗子,扑鼻的花香,就能让人感受到生活之丰美。冬天,来就来吧!我先只管品尝秋天。

直到今天,逛街购物,还是我最喜欢的消费方式。在实体店购物的乐趣,是网购所体验不到的。经常去一家小店买白斩鸡,很多人排队到爷叔边排队边请示家里的“领导”：“买一只还是买半只?买翅膀还是买鸡腿?”但愿充满烟火气的小菜场和小店家永远不会消失。

第一炉栗香

许云倩

对于网购和团购,其实我是很早就体验过的,只是作为一种消费的补充。上海举办世博会那年,母亲的腿摔坏了,做了换关节手术后,需卧床休息数月。看她躺在床上实在无聊,我就到处寻找可以在床上玩的游戏,想到了俄罗斯方块手机和九连环。可是当时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卖这些游戏玩具的

不成?说来也怪,此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,是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《情人》开头一段话(王道乾译):“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,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,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他主动介绍自己,他对我说:“我认识你,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,你还年轻,人人都说你美。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,对我来说,我觉得现在比你年轻的时候更美。那时你是年轻女人,与你那时的美貌相比,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

我猜想,那“备受摧残的面容”一定不失优雅——优雅超越了备受摧残,超越了老,超越了美貌。一个女人,活到这个分儿上,那才叫优雅老去。不说别人了,说我自己。我也老了,较之别人,我如何老去才是问题。我如何老去是好呢?说到底,若无特殊情况,我要在故乡、在乡下老家老去。挥锄抡镐,提水浇园,风吹雨淋,烈日当头,不出十日,笃定“两鬓苍苍十指黑”,更是优雅的对立面!可我愿意这样。别人学不来的,我只能是。我。

露营在山下的溪流边。水声叮咚、鱼穿石缝。等我们想收拾桌椅、帐篷,太阳已沉下山尖了。

查到一家网评甚好的饭店,地处另一座山的山腰上,车行一小时。估摸一下,现在出发,半途天色就会暗下来,余途,将是在苍茫夜色中,沿着蜿蜒山路可行。司机说,有路灯,安全。

转弯进入山中,山道果然明亮。往山上爬了不久,倏地,路灯没了,汽车犹如刹那那间驶入漆黑的隧道。从晃动的车灯中,看到右侧峭壁,左侧悬崖,有路边一排大树挡着我们惊诧的目光。

一个弯,又一个弯,深邃而无尽的黑暗,开始怀疑起这家饭店是否真实存在。突然,转弯后,有一个浅蓝色的长框形招牌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,黑黢黢的山林里,明晃晃的特别耀眼。没错,就是这家店!厅堂里静静的灯光投射出来,亮堂堂地迎候着我们,可温暖人。此时,已过饭点,却仍有三四桌客人吃得正爽。

见到老板娘,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的店藏得深啊!”

心里想,究竟是什么招数,让这高山上的饭店,在夜黑中,依然食客不断,灯光闪亮?靠窗的小方桌,坐了二男一女,正是在露营地见过的那几个年轻人。问他们:“这里的菜好吃吗?”那位时髦的姑娘一边吃一边直点头,只顾尝鲜了。那个胖小伙没有被美味俘虏,笑着说:“豆腐很香,芋艿很鲜。”

我一看,是老豆腐与青菜一锅炖,芋艿红烧,撒了一把小葱。太家常的土菜,怎么就能激活小伙子的舌感?老板娘朗声回答我的好奇:“豆腐是村里人磨的,芋艿是自己种的,能不好吃?”

我问:“还有啥食材是自己的?”那多了,鸡在山坡养着,土豆萝卜在地里种着,青菜随吃随割,白天你可去山上看。你如要吃鱼,有山下捞的溪沟鱼。一家藏于深山的饭店,仅仅因为食材的新鲜,就能吸引一拨又一拨的食客?我们的菜上桌了,白斩鸡,皮黄肉白,骨肉之间,带着淡淡的血痕,入口,鲜香细嫩。曾听一位名厨说,散养鸡做白斩鸡最好,可吃其本味。但要掌控好用水多少、何时下锅,烹煮时间,否则,口感走样,就可惜了。

有溪沟鱼,城里人总是喜欢,让人想象村外河滩里的野趣。一盘红烧溪沟鱼,下面有螺蛳潜伏。两寸长的小鱼过了油,入口酥软,连头带尾送入嘴里,细

婚”居然取得了合法执照。这位铁匠虽然没有完全改行,但他的证婚事业却后来居上超过了他打铁的收益。而他的后代放弃了打铁的营生,干起了专职证婚人。今天,这个铁匠铺仍在,它已然成了全村人的骄傲和世界级的景

点。它不再打铁而成了博物馆,铁匠后人也开始经营婚姻服务和旅游餐饮一条龙服务。现在它俨然百年权威老店誉满全球,这也算是其祖上行好事为后代积来的福报吧。

自那次偶然证婚后,铁匠证婚在这个小镇成了专有名词。小镇有铁匠兼职牧师的传统,这里被誉为爱神的首都,离家出走的恋人的避风港。

很多文学家都写过这个小镇,在《傲慢与偏见》和一大批现代电影电视剧中它更是热点。现代媒体给这个素朴的小镇加上了“私奔”“梦幻”的关键词,卖点是“几个世纪以来富人和名人的首选离家出走的目的地”,这似乎有点变味,但每年世界游客到这里见证浪漫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当年,团购也是我为母亲与亲戚朋友聚会准备的。我在网上买好团购券后,因为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,很多时候都是先把券打印出来,给母亲送过去。一顿饭,所费不多,大家经常有聚会的由头,何乐而不为。

一直觉得,幸福与财富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,但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很多时候,我们需要的是感受幸福的能力。

十日谈 我的消费经 责编:刘芳

骨无形,鱼鲜仍在。鱼螺配伍,汤味更是鲜美,年轻人拌饭,一碗不够。吃着鱼和螺,山上的餐桌与山下的溪流,似乎离得不远。服务员说,山下有人往店里送活的溪沟鱼,大家吃个新鲜。我问:老板请了城里厨师了?没有,哪请得起,是老板自己烧菜。

也点了豆腐炖青菜,闻到村里的烟火柴灶味。清炒土豆丝,撒了葱粒和辣椒丝,入口,酸辣之中泛出糯软和甜鲜。犹如到了村里的亲戚家,善厨的厨娘给你烧的农家菜。我不断向厨房张望,想看看厨师长得何等模样。

“最普通的食材,做出的菜肴能让你回味,除了食材的新鲜,还需厨师的手艺。”座中有人说,“餐馆开在深山,少了哪一样,远客也不愿登门。”

看着盘子里没有吃完的菜,妻子有了比较:“山里人就是实诚,每盘菜的量,都比城里的菜馆多了很多。”

突然,门外传来一阵摩托车“突突突”的震响声,在寂静的山野里,特别刺耳。老板娘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。原来是熟客。一个车队,五男一女。骑手们跨入店堂,带着一股飒爽的英气。时过八点,摩托车呼啸着在漆黑的山道上风驰电掣,到这家餐馆歇脚吃饭,如同长途跋涉回到驿站一样。有好吃的菜,有好客的老板娘,那些迎风飞奔的骑手,可以在这温暖的小店里,安稳一下狂野的心。

终于见到了老板兼厨师。一位戴着眼镜,三十五六岁,笑眯眯的年轻人,有点斯文。

我问他:你菜烧得好,在哪儿学的?都是家常菜,从小就吃的,烧法问母亲,加自己琢磨。我烧的菜,有山村特色,还要让城里人觉得口感好。

“大山高处,你怎么有这么大胆子开店?”“有好食材,认真烧,把客人当自己人,不怕客人不来,现在有了网络,这是多大的市场!”

那边,叠起了菜盆的圆桌旁,骑手们举着倒满可乐的玻璃杯,叮当地碰撞。我说:“有回头客摸黑上门,你妈妈看见一定特别高兴。”我似乎看见他妈妈正在餐厅另一头抿着嘴笑。

瞬间,他的脸笑着舒展开了,眼里的喜悦,坦诚又自信。拿出烟来问我抽否。说:“想吃了,带着朋友再过来。”

我们还会去这家深山小店。选一个阳光朗朗的白天,看看这险峻的山林,究竟是什么模样。不远处的山坳里,一定还藏着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山村……

川沙人礼数消费面面观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夜光杯

夜山寻餐

夜山寻餐

夜山寻餐

夜山寻餐

夜山寻餐

夜山寻餐